

YELANGZIDA

夜郎自大



文学书系

孟繁华 / 主编

腼腆的男人

罗望子 / 著

mian dian de nan ren / Lou wang zi / zhu

腼腆的男人 / 天边尘土 / 暗处的花朵 / 冬暖夏凉

暗处的花朵 / 天边尘土

腼腆的男人 / 冬暖夏凉

贵州人民出版社

胰腺的 男人

王平 著
2004年12月 1版

ISBN 7-309-05444-4

定价：28.00元

ISBN 7-309-05444-4

定价：28.00元

ISBN 7-309-05444-4

定价：28.00元

腼腆的男人

罗望子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腼腆的男人/罗望子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7

(夜郎自大文学书系)

ISBN 7-221-07053-9

I. 腼...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642 号

腼腆的男人 罗望子 著

策 划 欧阳黔森 陈 荣 王才禹

主 编 孟繁华

责任编辑 王才禹

装帧设计 王才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625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贵阳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053-9/I · 1453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851)6829704 6828637



罗望子 本名周诚，1965年2月生，大学毕业。1986年开始写作，已发表小说二百多万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目 录

上卷 前 奏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7)
第六章	(33)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1)
第九章	(46)
第十章	(51)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5)

第十三章	(70)
第十四章	(76)
第十五章	(81)
第十六章	(84)
第十七章	(93)
第十八章	(99)
第十九章	(111)
第二十章	(116)
第二十一章	(123)
第二十二章	(130)
第二十三章	(136)

下卷 快 板

第二十四章	(143)
第二十五章	(150)
第二十六章	(154)
第二十七章	(159)
第二十八章	(165)
第二十九章	(171)
第三十章	(175)
第三十一章	(179)
第三十二章	(189)
第三十三章	(195)
第三十四章	(197)
第三十五章	(202)
第三十六章	(209)
第三十七章	(218)

第三十八章	(220)
第三十九章	(225)
第四十章	(228)
第四十一章	(232)
第四十二章	(237)
第四十三章	(242)
第四十四章	(250)
第四十五章	(258)
第四十六章	(263)
第四十七章	(273)
第四十八章	(279)
第四十九章	(285)
第五十章	(291)
第五十一章	(298)

上卷

前

奏



第 一 章

这个下午云淡风轻，腼腆的人在桌上放了一盆花，就把一切都想通了。

盆是瓦盆，花有两朵，一朵金黄，一朵浅蓝，倒是那些绿叶茂密繁盛。腼腆的人没问花的名字，那无关紧要，只要好看，热烈。叶子和瓦盆沾有的泥土，也让他喜欢，他感到了来自大地深处的脉动。当时卖花人要给他擦干净，他不让。这样最好，腼腆的人说，这才算真正的花，它生长在瓦盆里，却像是开放在原野。也许几天之后，要不了几天的，绿叶中的花朵就会闭合、下垂、零落，包围着花朵的那些绿叶也会缺氧、枯萎、蜷曲，不过那些泥土却不会少去一星半点。它会让你想到花的清香。还有花的根，它隐藏在泥土里，不会见，蠢蠢欲动，让你感受到植物

的呼吸,看不见,却近在眼前。每天给你一滴水,就够了。望着他的花,梳理着花的茎叶——在瓦盆里微微摇曳。腆腆的人满意地笑了,他决定从此放弃与海霞的斗争,离她远点儿,离她越远越好。

腆腆的人一直在放弃。首先放弃的是他的地盘。他现在睡的是沙发,沙发离床一步之遥,但是不经海霞的允许,腆腆的人绝不上床,而海霞自从把他赶下了床,就再没请他上过床。海霞的意思是就这么糊弄算了,谁也别再提这事。但是腆腆的人心里不舒服,或者说他一度不舒服,而且是很不舒服,腆腆的人得上床睡觉天经地义,两个人再有分歧也不至于要弄到这一步。他采取了说服教育的策略,没有奏效。腆腆的人就展开强攻。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鼓作气的攻坚战对双方都有好处,许多问题都会在战斗的过程中消失。腆腆的人又错了,这种战略显然不适合海霞。海霞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很简单,海霞说:如果你蛮干,我就说你强奸,你不会蛮干吧。

腆腆的人完全投降了,当晚他就离开了沙发,离开了他和海霞共度了五年的卧室。腆腆的人卷着一些铺盖睡到了小房间,和儿子调了个个儿。他一离开,海霞就毫不犹豫地 from 里面插紧了插销。腆腆的人想,这样也好,免得自己再存非分之想。不方便的是,现在他如果要到卧室里取东西,总得使劲敲门,请求海霞行个方便。海霞呢,天生睡得死,警惕性又高,总让他敲个够才醒,也可能她压根儿没睡,她喜欢他敲,她希望他敲着敲着自己扫兴自己走开,没想到腆腆的人不屈不挠,非让她开门不可,海霞也有办法,她盘问个够,如果腆腆的人要求合理她才开。有时候,她还会边开门边冷不丁地问:你刚才要什么?

确实有让腆腆的人哑口无言的时候,他也忘记了究竟要什么了。后来腆腆的人就想了个办法:事先把要送进取出的东西都写在一张纸条上,放在上衣口袋里。海霞有的是对策,海霞有时候也



做做好事，她会把他要的东西从房门的气窗里丢出来，这样就免了开门。对此腼腆的人也无话可说，腼腆的人要的就是家里和睦，从来就不想吵架生事。

有一点他心里不太平衡，小房间的门没有锁，也没有插销，海霞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腼腆的人把这个意见提出来的时候，海霞举双手赞成：这还不好办？明天下午我去买锁，请大舅来装，晚上你就会睡个安稳觉的。海霞的神态关心热切，知寒知暖，腼腆的人看着竟有些发呆。他说，没事的，这么急干什么，我不过随便说说。海霞说，这怎么没事？你不提醒我，我还真没注意，我早就同你说过，我这种女人不适合做你的妻子。腼腆的人说，你不要这么谦虚嘛。损我？海霞冷冷地问，刚才的那股亲热一下就飞了。我怎么敢呢。其实腼腆的人此时心里想的是，就算我把门上锁了，我又能锁住什么，我有什么值得锁的呢？上锁并不是我的本意呀。

上不上，怎么说你？海霞问，意见是你提出来的，如果你不想上也可以，以后再也不用这些事来烦我。怎么不上？腼腆的人说，有锁总比没锁好。说得好极了，海霞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来，有总比没有好。

那天中午，海霞便把锁买了回来。还是双保险的哩，海霞自豪地说，我可没花你的钱，算我送的礼物，不过，大舅可要你去请。

我不去，腼腆的人说，为什么一定要请他？

海霞惊疑道，你不请他，你自己会装？这可是把新锁，我可不希望门上留个没用的窟窿。

我就自己装。

那可不行，海霞把锁收进挎包里，你不请大舅那就算了，反正你本来就不想装。你不是说了，你一向是个会说废话的人。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请大舅呢？

那你说请谁，是不是我们的谈话又要从头开始？我不过给了

你一条好建议，你还不领情，真是，海霞气咻咻的，早知道这样，你问我做什么，我还说什么，我什么也不会说了。

腆腆的人对大舅是有些看法的。大舅是海霞的大舅。大舅并不是海霞的亲大舅。大舅的确是个热心人。这个家大舅没少来过。大舅是那房顶漏了能修房顶、电视坏了会修电视的男人。大舅有点贪酒，这还不要紧，贪酒算什么，贪酒的男人一般酒量都不大，大舅也这样，二两下去就会醉醺醺的，好像天下的酒都让他喝下去了的样子，然后他就会拍拍屁股站起来，一副一走了之的样子，但没说一两句话他又会坐下来，与你侃侃而谈了。大舅是那种坐下来就难打发的男人，哪怕下午来，他也要等到了晚餐才作罢，大舅好像永远闲着，大舅的生活比别人优裕，因为他比别人多的是时间。与大舅的酒量相比，喝了酒之后的大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舅经常说得满口泡沫，腆腆的人只有伸长脖子倾听的份儿。这是个生活没有顾忌的男人。这是个与他不同的男人。这个男人所说的一切都是废话，但都是腆腆的人未尝经验过的生活，那是他未知的领域，因而对于他来说，大舅的到来不仅仅产生了那股酒气，还有他那新鲜的生活。腆腆的人是非常喜欢大舅来的。要是大舅一阵子来得少了，腆腆的人还会念叨他，有时在心里，有时在嘴上。腆腆的人从没厌过大舅，相反，大舅不来，他倒有一种与生活隔断了的感觉。再说腆腆的人也不敢讨厌大舅，大舅是海霞的大舅，他现在想，如果真是厌大舅，那就能说明自己是个很小器的男人。

那天晚上，腆腆的人对海霞说，大舅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海霞说，来过，你不在。腆腆的人问什么时候，海霞说，就今天下午，他还问你啥时辰回来呢。腆腆的人想了想，终于说，那你怎么不留他。我说你出差了，我也要出去接孩子了。腆腆的人就再没开口。海霞勾着毛线，头也不抬，头顶的灯光给海霞在墙角画了一个黑影，海霞的手、肩和背部机械地运动着，墙角的黑影也蠕动着，

仿佛在酝酿一个阴谋。怎么，我做得不对？海霞仍然低着头，撇着嘴。我没有说，腼腆的人心虚道。你说了，海霞忽然提高了音响，你以为我没有听见。你听见个鬼，腼腆的人来了火：他确实什么也没说。哼，你肚子里翻腾的那两百五我还不清楚！海霞的两只手飞快地交替运动着，她一激动就这个样，激动能够提高海霞单位时间里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她手的灵活与她的脸的死板很不相称：从海霞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星半点的激动。这种人你也同他谈，海霞继续说道，噢，你有的是工夫是不？

我总不能赶他走吧，腼腆的人叫屈道。我没有说赶他走，海霞干脆放下了手中活儿，赶他走还轮不着你。海霞轻蔑地瞟了他一眼。就是，腼腆的人赔笑着，他可是你的大舅。照你这么说，你不过是为了应付啰。你说啥，腼腆的人问，你说因为是你的大舅，所以我纯粹是在应付？有这样长年累月的应付吗？没有。海霞承认，她捋了一下头发，重新编织起毛线，我是说，如果你是在应付他倒也罢了，可是你对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海霞说着，抬起头来，满脸的愤怒，你们两个乐在其中，真是天作之合，可是你想过没有，我大舅爱唠叨倒也罢了，他这一辈子反正是改不了了。你呢，你不知道那会儿的那副蠢相，你不知道你是多么让我难以忍受呀！当然，最让我难受的还是你竟然没有一点知觉。啧啧，你是多么投入呀，你还记得那一次，我把碗摔掉的那一次吗？

记得记得，腼腆的人忙应道，那一次你摔坏了五只碗！都是你哥送给你的金边碗哩！我一共摔过三次你记得吗？记得，腼腆的人继续说，因为两个人终于找到共同的话题，也因为碗是海霞摔的，他有些乐滋滋的。一次是两只，还有一次一只，是一只斗碗。我是故意摔的。海霞冷冷地说，她不明白他怎么变得高兴了，所以她的脸也变得潮红，她认为他不是幸灾乐祸，就是想到了大舅说什

么笑话。这我倒没想到。腼腆的人愣了愣。你不至于这样吧。此时，腼腆的人的脑子尽力回忆着那些场面，可确实如此。海霞说，你们还有完没完？

想起来了，腼腆的人想起了那些夜晚，大舅坐在靠门的那把椅子上，随时准备一走了之的样子，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每一次都是腼腆的人盛情、一再盛情地把他挽留下来。他们谈得那么投机，根本没有察觉到海霞走来又走去脚步，没有听到厨房里的水响，也没有听到儿子的哭泣。时间在他们畅快的闲聊中过去，直到海霞摔碎了碗，腼腆的人才赶过去，询问海霞有没有弄破手。而海霞总是一扭腰说，没什么，你去吧。当他回到客厅，大舅早已走了。大舅怎么招呼不打就走了哩，腼腆的人想着，摇摇头，想是大舅喝多了酒吧，他为路上的大舅担心起来。要不就是寻找刚刚没有讲完的那个话题，他一点没想到海霞，没想到海霞会是这样地恨他和大舅。这么想着，腼腆的人觉得大舅又坐在那把靠门的椅子上，大舅不吱声，大舅没喝酒，或者大舅喝过了头没力气了。大舅正听着腼腆的人和海霞的交谈呢！但是大舅的嘴上满是泡沫，大舅刚刚说了个黄段子，把腼腆的人惹得哈哈大笑，腼腆的人笑得那么响亮，那么放肆，他几曾那么放肆过？这样想着，腼腆的人也记起坐在大舅对面的自己，有时他也坐在大舅的侧面，和大舅割角，但是大舅口重，有时还和他亲热，把一张臭嘴凑到他脸上、耳根子上，就是他不凑过来，他嘴上的白沫也会不时飞溅到他的脸上、太阳穴上。所以腼腆的人不得已就选择了和大舅对着坐，这样不至于脏了脸，也能听清楚些。坐在大舅对面，腼腆的人的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腰板挺直以示尊敬。现在想来，自己的那副尊容，确实是要多傻有多傻，要多呆有多呆，那时候海霞在干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他根本就没注意这个细节。腼腆的人把自己假想成那时候的海霞，她远远站在桌子后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手上

的抹布摔到地上又捡起来：他们有完没完？

对不起，腼腆的人说，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海霞低着头说，你没想到的事多着哩。腼腆的人并没有在意这句话的弦外之音。现在想来我真是呆板了，腼腆的人坦言道。你也这么认为？海霞问。是的，腼腆的人真诚地说，尤其是想到你是那么闷闷不乐，我竟然一无所知，我还算个人不？我还算个男人不？我还是你的丈夫不？你应该早就想到的。我应该早就想到的。大舅那种人和你不一样的。大舅那种人怎么会和我一样？你说大舅哪点值得你欣赏？我没欣赏他呀。你还不欣赏呢。腼腆的人脑子里再次浮现出两个人端坐长谈的景象，他看到的那个景象使他羞愧得恨不能一头撞在墙上。那你说他来了我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海霞笑道，这还要我教你！我是不懂嘛，腼腆的人说，他可是你的大舅。当然要给他倒酒啰。倒酒。当然要留他坐坐啰。坐。当然要听他神侃啰。侃。不过你不要接他的茬儿，他说什么都行，只要你不开口，他就会没趣的。没趣。你说呢？

此后，大舅倒是来得少了，有限的几次来，也喝喝酒，坐一坐，拉几句家常就走。大舅好像觉察到什么似的，再也不神侃了，腼腆的人和海霞倒是一如既往地留他，他就是不上他们的套。到现在，大舅已经半把年没来过了。腼腆的人不知道海霞是怎么想到大舅的，而且就为了装一把锁，这不是家丑外扬吗。大舅并不是海霞的亲大舅。大舅的嘴又不紧，这事抖出去还真不舒服。但是他已经答应了海霞，他必须把大舅请来，再说他们毕竟半年没见了，半年没侃过了，大舅一定又有了好多新段子吧。